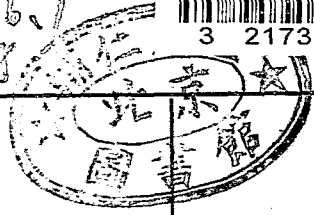


李若翰司鐸撰述之

4  
↓  
白話小說



AG  
7246.7  
438



天主降生後一千九百三十四年

孟

憲

三

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館印

## 孟憲三

在黃河北山谷裏的一個小鄉村，名叫孟谷村，一圈子山嶺圍着它，它好像要隱藏起來不樂意叫人見它似的。雨水從山上沖下來的土，把山谷淤成一片肥沃的良田，年年豐收。這個小村的住戶孟昭祥，種着這片良田，以致豐衣足食，家計小康。孟昭祥的父母早已離開世界，他妻於三年前也永眠了，只剩下孟昭祥同四個未長成的孩子。孟昭祥因愛孩子的原故，抱一種獨身主意，不肯續絃給他的孩子們一個繼母，平平安安的以種地爲度日的原則。不幸三年不下雨，大旱爲災，遭了歉年，弄得居家離散！唉！世上真沒有長遠的福！

幾時上了雲彩，即被大風颳去，三年的期間，差不多都是晴天，從本村的井裏打不出水來，得跑十幾里路纔有水，三年不下雨，專務農業的農人怎麼過法呢？春天不能種秧，秋天不能種麥，從前存的糧食吃完了，人們吃樹葉，吃樹皮，連牲口也都吃了，一般窮人，在去年已經就食於他方，惟稍有田園的農人，尙且在家忍受飢寒，等着下雨，不肯逃走。到了第三年的八月，還沒下雨，孟昭祥聽說揚子江流域年成很好，爲飢寒所迫，要效法避寒的飛鳥，逃到南方去。孟昭祥抱定這種目的，拉出他的獨輪車來，教他的六歲的男孩和三歲的女孩坐在車子這邊的被子裏，車子那邊裝上要緊用的東西，十二歲的男孩拉車子，九歲的男孩跟着車

跑，過了黃河，直奔揚子江流域去了。一個男人領着四個孩子逃難，情景的確可憐！他們走到那裏，那裏的人哀矜他們飯吃，哀矜他們水喝。

孟昭祥領着四個孩子，沿途要飯，沒作什麼難。可惜！孩子們在家的時候，好久沒撈着飽飯，以致消失了發育的健全，並且在路上受些風塵之苦，行抵某縣的十王廟，比較小的兩個孩子得了病。因為孩子們得病的地方，還不容易謀生，所以孟昭祥不能住下給孩子們治病，以致孟昭祥進退惟谷。可巧十王廟有個很富足的慈善家郭國寶。許多人勸孟昭祥去求他收養這兩個病孩子。孟昭祥沒法子，只得去求郭國寶。郭國寶看他們的確可憐，願意收養

孟昭祥把兩個病孩子送到郭善人家，把父權也讓給了郭國寶。

孟昭祥繫念兒女的心情，使他帶着悲哀的面孔，嘆息不止的推着車子，車子上雖然去了兩個孩子，好像重了許多。好幾天才到了他的目的地，盼望在那裏解決他的吃飯問題。可巧沒過多些時候，就有一個富家願意僱他種地（種稻子），讓給他房屋住，爺兒三個有了平安的住所，吃飯的地方。孟昭祥很高興，做活很賣力氣。他的兩個孩子，每逢他從地裏回來的時候，望眼欲穿的在莊頭上等着他，因為不懂那地方的話，他們不能同別的孩子們在街上玩耍。

主人的太太，是個愛孩子的人，到吃飯的時候，喊孟昭祥的孩子

們同她自己的孩子們吃飯；她教孟昭祥命他的孩子們常到她院裏去玩，兩個孩子認生，不願意去，整天自己玩。

孟昭祥的兩個病孩子，在郭國寶家得了良好的醫治，充分的保養沒過多些時候，病都好了。郭國寶同郭太太，待他兄妹兩個，和他們自己的孩子是一樣，到了該上學的時候，也教他們跟着自己聘的先生上學，先生給他兄妹兩個都起了名子，男孩起名孟憲三，女孩起名孟淑貞，他兄妹兩個的才分品行極其好，又勤學，先生很愛見他們。

孟憲三是一種鎮靜的性質，十王廟的和尚很高看他，看着他能當個好和尚，於是一再的求郭國寶將孟憲三讓給他當徒弟，郭國寶

把和尚的意思給孟憲三說明，孟憲三很願意出家，於是在十王廟削髮爲僧。孟憲三到了十八九的時候，他師傅想着教他學會佛教的道理，演習佛教的規矩，教他到一個大廟裏上學去了。

孟淑貞在郭國寶家，到了十八歲的時候，她的養父教她與在本莊上開藥舖的先生的大兒劉懷德結了婚。劉懷德與孟淑貞結婚以後沒過多些時候，劉懷德就領着孟淑貞挪到十王廟迤南好幾百里的一個城裏，開藥舖去了，生意很發達。

孟昭祥在南方跟了幾年人，聽說老家的年景復了原狀，孩子們也長大了，能幫助他種地啦，於是他領着兩個孩子回了故鄉。孟谷村·孟昭祥回故鄉，是跟人家的大車走的，沒走他來的那條路，



所以沒撈着看他撇下的兩個孩子，以後也沒得過他們的信，逃難的結果，丟了兩個孩子，這個結果雖然不好，倒也有好結果，本莊上逃難的隣居，有三四家在外邊奉了天主教回家來的，孟昭祥看着天主教的道理和規矩很好，遂被他們同化了；全家奉了天主教。

天下享了幾十年的太平，到了清朝道光末年，洪秀全起事廣西，攻下東南各省，都南京，建號太平天國，禁止百姓薙髮，爲此俗叫長毛亂，無數的人像飛蝗似的那麼多，一羣一羣的要攻打北京，到處殺戮焚燒，嚇的老百姓東奔西逃，開藥舖的劉懷德，住在城裏，本來沒有逃走的必要，可惜！聽人傳說：在他住的那個城裏

，有許多不良份子，長毛子來到的時候，一準開門歡迎，所以城裏的百姓扶老攜幼，爭先恐後的往山寨裏逃，因此，劉懷德同孟淑貞領着他們的孩子，拋棄了家業，也出城逃命去了；及至走到城門裏邊，護城的兵，要用劉懷德站城牆，不讓他出城，沒法子，孟淑貞自己領着孩子出城去了。因為劉懷德沒逃出城來，孟淑貞在城門外邊，等了好些時候，沒跟上別的逃難的人，孟淑貞上到一個不很高的山頂上往城裏一看，看見城裏各處火起，猜思她丈夫一準燒死在城裏啦，哭着說：「往那裏逃好呢？不逃是不行的，唉！苦死了！！」

夕陽墜落的時光，孟淑貞走到一個小山谷裏，往前走着，隱隱約

約的望見竹林圍着的一個廟，只露出廟頂來，一看有上廟上去的路，又不見別處有房屋，她就上廟裏去了，天已經黑了；孟淑貞進了廟門，不見一個人，她們走了多半天的路，饑的幾乎站不住都坐在遊廊下，預備在那裏過宿。她們剛坐在那裏，一個和尚提着燈籠忽然從便門裏過來，把孟淑貞嚇了一跳，和尚也受了很大的驚懼，因為燈籠的光明不大，模模糊糊突然看見遊廊下坐着一位婦人，以為是見了鬼，他喊着說：「哎呀！不好！有鬼！」別害怕！不是鬼，也不是來燒香的，我們是逃難來到這裏的，無依無靠失家的苦人！求你可憐我們，准許我同孩子們在這裏休息一夜。」孟淑貞自知夜間來到「僧地」，是很不相當的，正想求和

尙寬恕她，准許她同走不動的孩子們在那裏休息一夜，忽然聽得他喊着有鬼的聲音，爲此她這樣說。

和尚本來不相信在這個時候一位婦人領着兩個孩子來拜佛燒香，他聽說長毛子離此不遠，就信了孟淑貞的話。和尚說：「住下吧！這裏不是休息的地方，請你跟我大殿裏去，我給你們預備一個地鋪。」和尚在頭裏走孟淑貞領着兩個孩子跟他去了。

大殿裏有菩薩的偶像，偶像前邊有香爐，蠟台等擺設，菩薩瞪着兩個眼睛往前直視，看不見屋角裏有人願意在那裏睡覺，和尚坐在離她們遠一點的凳子上，瞧着孟淑貞，光搖頭，好些時候不說話，因爲他沒看出來孟淑貞究竟是何等人，悶的他很不得了，他

問：「太太你是那裏的人啊？我看你很難過，你可以把作難的事情告訴我，我若能相幫你，沒有不相幫的，我是行善的人。」孟淑貞說：「咳！我丈夫在這個城裏開藥舖，唉！」和尚看着孟淑貞又難過，又疲倦，不願意多說話，爲此他站起來說：「你先休息休息，明天再說吧，到明天盼望你詳細的向我說一說。」和尚說了這話，就上自己院裏睡覺去啦。

和尚睡着覺，做了一個夢，夢中見自己逃到一個荒野的生地方，天已經黑了，不知道往那裏去。看見過來一位老年人，他立時把自己作難的事情，告訴給老年人，老年人安慰他說：「放心吧！你快要見天明，你無依無靠黑夜在一個不認識人的地方，想找

個平安之所，這是表的你自從生到世上，以至現在的事情，你一直到现在所走的路，不是正路，恭敬的神不是真神，萬民當恭敬的真神，就是：造化天地神人萬物的天主，天地神人萬物都服他管，你該想法子認識事奉恭敬他，才算走了正路，領你到老家的路。」

第二天早晨，和尚起來，按規矩到了祭菩薩的時候，就因為夢中聽了老年人說的話，心裏起了疑惑，不願意燒香了，他覺得燒香是白廢，但是隨着他的習慣，心裏却毫無誠意，草草了事的燒了香，到廚房裏去，要趕快做一點飯。

東升的太陽射出金色的光，照到廟院裏的柏樹上，在大殿裏的孟

淑貞同她的孩子們也睡醒了，起來洗了臉，梳完頭，和尚送來一筒米飯，兩樣素菜，一壺茶；和尚把茶飯放在棹子上說：「太太吃飯吧，沒有好飯給你們吃。」孟淑貞吃着飯，嘆息着說：「唉！沒有家啦！恐怕跋山涉水，受辛苦，也找不到安寧存身的地方。」

「太太吃了飯，預備到那裏去呢？」和尚可憐她們，用和藹的口吻問。

孟淑貞眼淚汪汪的看着她的兩個孩子，難受的說不出話來。和尚便安慰她說：「太太不要難過，往北去沒有危險，路上也許能遇見人與你們同行。太太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爲什麼事情逃出來的啊？」孟淑貞擦了眼淚，嘆息着對和尚說：「唉！我從小

是個苦人！聽養母說：我老家在北方，離此地很遠，父母種地，不幸遭了長久的歉年，母親死了，大概是因為孩子們挨餓，自己難受的吃不下飯去，餓死的。我父親沒法子，領着我兄妹四個，到南方來逃難。那時候我還小，聽我三哥說：他記得走到什麼莊上我們兩個得了病，父親求一位善人郭國寶收養我和我三哥，父親領着大哥二哥走了，走了以後，再沒見面。哎呀！郭善人家的恩典一輩子報不完，簡直救了我兄妹兩個的性命；養母待我兄妹兩個不能再好啦，若找不着我的丈夫，我去找我的養母，她一準能收留我。當時我在養母家，到了十八歲，養父教我與本莊上開藥舖的劉懷德結了婚，結婚以後，我丈夫挪到這個城裏開藥舖，



買賣也算罷了。如今長毛子進了城，什麼都沒有啦，呀！丈夫恐怕已經死掉，房屋都燒壞了！唉！我三哥同我當時跟着郭善人家聘的先生上學，三哥是一種好靜的性質，願意出家，在十王廟當了和尚。過了幾年，他師傅教他到遠處一個大廟裏去上學，以後再沒得他的信，我現在很盼望知道他在什麼地方，還有他沒有？也沒得我父親的信，我父親也不知道我在這裏，哎呀？真難！苦死了！什麼是個頭呢？怎麼教我同孩子們遭這樣的難呢？孟淑貞說完這些話，即起來給菩薩磕頭，求菩薩保護，哼！不是白廢嗎。那菩薩一味的往廟院裏看，看不見遭難的苦人。

這個稱尙就是孟淑貞的三哥孟憲二，孟憲二聽他妹妹說了這些話

心裏非常悲哀，因為當和尚的若誠心修道，總不教內情外現，孟憲三克己的工夫，修的很好，心裏雖然非常悲哀，臉上沒顯露出來，所以孟淑貞沒看出一點形跡來。孟淑貞坐在那裏掉淚，孟憲三也幾乎流下淚來。孟憲三說：『我現在全明白了，咳！你作多大難！在這個亂時候，你往那裏去，依我的愚見，你不如在我這裏住幾天，想個妥協的辦法，長毛子不切上這裏來，如果來的話這裏的地理我很熟，你只管放心，我要領你們到一個保險的地方去。』孟淑貞聽了這些話，很喜歡，尤其是孩子們不願意走了，和尚說的話孩子們雖然沒十分聽明瞭，倒聽出來和尚願意教他們住下；你想山路多麼難走，路上還得受渴受餓，他們還能不願意

住下嗎？爲的孩子們不願意走，孟淑貞也沒顧慮到一個少年婦人與一個少年和尚，同住了一個廟裏，相宜不宜，隨拿定主意說：『既然師傅願意教我母子住下，我歇兩天再說吧！』

和尚知道是他妹妹，本來很願意給她說明，因受佛教道理的束縛而且孟淑貞願意住下，他覺着也晚不了。和尚這樣思前想後的就上自己院裏去了，臨走時說：『你們在這裏休息吧，我還有一點事情。』孟憲三回到自己屋裏，思想他妹妹及他自己的這十年來的經過，又想到這個事情多麼巧！相離十來年的妹妹，突然在此相遇，這個恩典，究竟是誰的恩典呢？感謝誰呢？他忽然想起來夜裏做的夢，覺着又聽見老年人說：『你走的不是正路！你敬的

不是真神！」孟憲三不願意想這些事情也不行，好像自己不當家似的，孟憲三說：「走錯路了！當和尚棄絕了財帛，棄絕了自主權，受了多少些克苦，都是爲的誰呢？咳！我依靠的是一種虛僞，我思想的是一種幻想，自己欺哄自己！咳！我事奉菩薩多麼熱心，自從當了和尚，一直到現今整天念經，一心無二的當菩薩的信徒，咳！不是白廢嗎！我比一總當和尚的多念多些阿彌陀佛，求的死後歸於無，這個歸於無，可算歸於無了！唉！那裏有那種盼望呢！人的靈魂是不會死的，死後使它享福，這是人的本分，是獨一無二的終向。佛家以安定爲主，不問外事，不愛他人，這是不合乎人情，不合乎公理的道理。我現在知道，人是不能不要

喜樂，不能不要幸福的，那位老年人說：『人當事奉的神不是菩薩，是造化天地萬物的那位真神。咳！誰能教訓我敬真神呢？若是天主當家，那就是天主教我在此地遇見我的妹妹，應該感謝天主。』孟憲三的這種疑惑和念頭，擾亂他的心，使他跪下求說：

『真神：我不認識你，我若走錯了路，求你領我到正路上。』

孟憲三忽然想起來頭二年有人送給他一本書，他雖然收下，沒看，光記得書皮上有天主二字，不知道書內的意思，悶的他不得了，馬上到書架前找這本書，好在這本書還存着咧。

他爲的解心裏的疑問，掀開這本書一看，是天主教的要理問答，頭一問是『人爲何生到世上呢？』答：『爲恭敬天主救自己的靈

魂。』孟憲三欣然說：『真神已經指給我正路了，送給我這本書。一準是教我按着這本書去行，我可得仔細看看。』孟憲三即坐在窗底下一張一張的看，越看越歡喜，越看越明白，看到末了他拿定主意說：『我一輩子事奉天主，恭敬天主。』奇怪！孟憲三一拿定這個主意，心裏很好過很平安也不害怕，也不疑惑了。他立時去見他妹妹，要給她說明他是她三哥孟憲三，也願意勸她恭敬天主，同他一齊歡樂，而且得平安。

孟憲三到了大殿裏，見他妹妹正和她抱的孩子看菩薩及別的偶像，聽見她給孩子說：『這是神，很能很享福，若給他燒香磕頭，他後來也教咱享福。』『嘿！別糊弄人啦！你過來，我有要緊的

話給你說。」孟憲三說了這句話，卽坐在大殿前邊的石版上，思想了一會給他妹妹說：「你給孩子們說：『恭敬菩薩，將來能享福。』」這話說的太不對啦，我今夜做了一個夢，我可知道我們直到如今，恭敬的神不是真神，真神是造化天地的主宰，名教天主，天主造了我們，養活我們，我們應該愛慕事奉天主，我不願意信異端，非找正路不可，人生在世上，不是爲的菩薩給它燒香磕頭念阿彌陀佛，我們不許恭敬木雕泥塑的偶像，有更尊貴的本分，事奉天主。我現在給你說明：我是當時在十王廟削髮爲僧，早離開妹妹以後到遠處大廟裏去的你三哥，我們是同胞兄妹，你早晨一提起郭國寶我們的養父來，我便知道你是我妹妹，當和尚的不

許掛戀近人，所以沒給你說明。現在我知道菩薩不能掌管萬物，掌管的是天主。我看出來，這是天主安排的，教我們在這個地方相遇，是爲的教我們在這不平安的時候得平安。不教我認識你的這個菩薩不愛人，既然不愛人，就不是真神，天主愛我們人，他也教我們彼此相親相愛，天主不阻擋我認你爲妹妹，所以他是真神。『孟憲三說完這話，即扭臉看他妹妹，他妹妹眼眶裏湧出淚來，她不是難受的掉淚，是因爲與她三哥邂逅相遇喜歡的，同時她心裏也盼望天主如同教她遇見哥哥似的教她遇見她的丈夫。

『三哥！你恭敬天主，我也要恭敬天主。』孟淑貞說了這話，就喊她的孩子們來給她三哥磕頭。孩子也不認生啦，大着膽給他們



的三舅說話：

『三舅！我們回家吧。』這個孩子說：

『舅！我爸爸在那裏啦？』那個孩子問。

孟淑貞撫摩着孩子們的頭說：『我們在這裏住幾天再回咱家，有你們的舅還不行嗎？』孟淑貞又給她三哥說：『我現在不難過啦，有你我還怕什麼呢？我全依靠你，我也認定這是天主安排的。』

『妹妹！你放心，我要照顧保護你們，我們都到廚房裏去，你作飯，我給外甥們玩一會。』

他們吃完飯，慌慌張張的跑進來一個送信的，送信的走了一後，孟憲三拆開一看，是僧官來的信。遂給他妹妹說：『這是僧官來

的信，他說：『長毛子各處佔廟，趁走和尚，故此我們都得到別處去，你得了信，立時走更好，誰保護我們呢？』

『哎呀！我們又得跑啊！』孟淑貞很驚懼的問。

妹妹！你不必難過，我相信掌管天地萬物的天主，使你遭遇這些艱難，是爲的教我們在此相遇；現在教我們快往北走，是教我們在北方相遇我們的父親哥哥們，這一準是天主聖意，來的這封信是天主願意保護我們的憑據。天主既然願意保護，我們還有什麼可怕的呢？』孟憲三說了這些安慰她妹妹的話，遂當摺起他的行李來，背着行李，懷裏揣着最小的外甥，他妹妹領着大一點的孩子，就起身往北走了。他們在路上孟淑貞問：『三哥！我們往那

裏去呢？」上郭國寶我們的養父那裏去，他以前待我們那麼好，我想現在準還收留我們。」

「我的公公也許還在那裏開藥舖，孩子們的爸爸逃到那裏去，也未可知。」

他們走一座山上，孟憲三扭臉往後一看，看見無數的長毛子進了他的廟門，他心裏想着這真是天主的保護，給他妹妹說：「我們快快的走吧！」兄妹兩個因爲山路崎嶇，很難走，而且受兩個孩子的墜累，走不快，好歹走到那裏，那裏人可憐他們，路上却沒挨餓，好幾天才走到十王廟。他們快到十王廟的時候，看見林上柏樹及莊頭上菓木樹，他們覺着那些無靈之物，好像很喜歡他們

回來；街上的人，還認識他們，亂問好；他們走到郭國寶的大門裏邊，心裏真是如同到了家一樣，看見養母，好比見了生身的母親。全家一見他們回來啦，都喜的不得了，教他們到客廳裏坐下，端洗臉水，提茶，彼此都問過好，都喜歡他們從大危險中逃出來啦，養父養母另外喜見那兩個孩子，看見親孩子也不過是那個樣子。

郭國寶的房屋很多，孟淑貞住內院裏，孟憲三住前院牲和屋裏，把和尙衣服脫掉，換上平常的衣服，如同抗活的似的，見活馬上就下手。

第二天孟淑貞領着她的孩子去見她公公，見了公公，教孩子給他

爺爺磕頭，孩子們磕了頭，孟淑貞就給她公公商量善後的辦法。唉！開藥舖的那個古怪慳吝人給孟淑貞說：「我有什麼法子呢？你看怎麼過法，我不問。」孟淑貞很不高興的回到養父家，她不願意白吃養父的飯，情願跟他當個做飯的。

過了幾年中國又太平了，郭國寶差一個人到劉懷德開藥舖的那個城市裏去，打聽劉懷德還在那裏不？去的人回來說：「到了那裏，沒打聽着別的事情，光聽說長毛子進了城，強迫一總青年人，跟着他們往北走去，開藥舖的劉先生也跟他们走了，以後都沒見他。」

有一天，太陽快要落的時候，一個從遠方來的人，拿着一封信在

郭國寶門口問郭國寶先生，郭國寶一看，是孟昭祥寫的信。卽教人提茶，那人喝着茶說：『我是黃河北的人，到南方有事，我的隣居孟昭祥，知道我上南方去，便求我繞彎到先生這邊來，交給先生這封信。』

孟昭祥的信上說：『當時逃難，路經貴村，因為兩個病孩子，不能行走，幸蒙不棄，把兩個孩子收養貴府，深感，深感。現在那兩個孩子怎樣啊？我很想念他們。可惜！不知道還有他們沒有？那兩個孩子在貴府不能報恩，不惹先生太太們生氣，這是我所最盼望的，求天主降福保護郭府吧！我在南方住了二年，回家的時候，因為跟別人的大車走的，沒走我去的那條路，未得躋府拜望，

我很覺對不起。我到了家，多虧天主的仁慈，連年豐收，所以我現在衣食不缺，俟後有了機會，我一定報先生的大恩。」

郭國寶看完信，即將孟憲三和孟淑貞教到跟前，把孟昭祥來信的意思告訴他兄妹兩個，他兄妹兩個一聽他父親想念他們，立時眼裏湧出淚來，孟憲三把他父親來的信看了一遍，臉上即現出一種笑痕來，他知道他父親認識天主，一準是奉了天主教。

到了第二天，送信的要走，郭國寶不讓他走，教他休息兩天。送信的沒走，孟憲三和孟淑貞可有打聽他父親及哥哥們的消息的機會了，孟憲三問：「我父親現在怎樣？身體健康嗎？我的兩個哥哥做什麼事業啊？」送信的說：「您父親很強健，名譽也很好，

那一方的窮人，都說他是善人，他常說天主降福他啦。您大哥種地，您二哥願意當神父，現在在城裏神父那裏修道。

「神父是什麼樣的人呢！」神父二字他兄妹兩個沒聽說過，孟憲三很驚疑的問。

您父親早奉了天主教，神父就是這個教裏的教士，依我看這個教不錯，既然勸化人當善人，你想還能錯了嗎？我因為做買賣，沒工夫，還沒奉教，以後我一準奉教。」

送信的人歇了一天就走啦，孟憲三和孟淑貞得了他父親的信，知道他父親很想念他們，盼望他們回家，喜的他們了不得，郭國寶同他的居家人等，也都很喜歡，他們就商量：「怎麼辦好呢？」孟



憲三說：『我兄妹兩個想回家看看我父親去。』他剛說出這句話來，孟淑貞哭起來了，郭國寶的太太也掉淚。你想養父養母那麼慈善，孟憲三及孟淑貞那麼孝敬，不是如同親父母親兒女一樣嗎？郭國寶說：『他兄妹兩個應該回家去看看，生身的父親，是世上的頭一個恩人，他的恩典，比我們當養父養母的恩典大的多，若說起孝敬來，他在先，他得坐首座，尤其是幾十年沒撈着見他的孩子，他兩個本來也是我的孩子，走了我也很難過的，可是，他們的父親比我更難過，因為他比我愛他們愛的更很。』郭國寶說了這些話，即命他的太太給他們做回家的衣裳，郭國寶說：『他們穿着舊衣裳回家，是與我很沒有光彩的，人家說我當窮家的孩子』

待他們。『拆洗被褥。蒸饅頭，做新衣裳，居家老少忙了個不亦樂乎。孟淑貞的孩子們也長的不小啦，給他們另外做的好看的衣裳，郭國寶給孟昭祥買了一疋好布，教孟憲三給他父親捐着，離別養父養母的日子來近了，孟淑貞去辭別她公公，並且求她公公幾時得了她丈夫的信，當緊快給他一個信。這個事情，她公公却是不能不許。孟淑貞要走，她公公不惟不難過，而且覺着很好，省得受囉唆。定好了回家的日子，定的日子頭裏那一天，郭國寶擺好席，把親戚們都請到，連工人也跟着喝酒吃肉。

第二天就是孟憲三和孟淑貞回家的日子，車上裝着衣服被褥等物。孟憲三帶着很不少的路費。孟憲三和孟淑貞給養父養母磕了三個

頭，說了多些謝恩的話。郭國寶同居家老少送他們到莊頭上，又辭別一回，孟憲三和他妹妹及孩子們都上車走了。

走了十來天，他們才走到本省的地界，離家還有三天的路程。這一天的傍晚，到了一個城市，進了南門沒走多遠，孟憲三看見路東一個大門，屋脊上有個十字架，門上掛着匾，匾上有「天主教」四個字。走過天主堂那片瓦房，大車拉到店裏，孟憲三從店裏往南一看，看見一座高大的房屋，洗了臉，喝了茶，問掌櫃的說：「南邊這座高大的房屋，是做什麼的房屋呢？」

「那是天主聖堂，堂後邊是神父住的屋。」掌櫃的答。「許我們到裏邊去看看嗎？」孟憲三又問。

『行！教去！門房裏有先生，專管領客見神父，那些人不錯，神父的名譽不能再好啦。』

孟憲三果然看神父來了，神父教他坐下，讓他吸煙喝茶，孟憲三不吸煙，也不喝茶，光想求神父教訓他，給他解釋心裏的疑團，他們兩個說了老大會子話，孟憲三問，神父答，神父教導他很清亮，孟憲三也略略的說了他的履歷。到末了，孟憲三說：「聽一個送信的說我二哥願意當神父，在城裏一位神父那裏修道。」神父一聽，喜喜歡歡的說：『那可好極啦，我認識一位姓孟的，他的聖名是若翰，也是北方人，你的二哥大半就是他，差不多再過一年，主教就要聖他爲神父，現今在省裏修道院裏，我寫信給他

說明這個事情。」

「神父可以問問他父親的名字叫什麼？他父親若是昭祥，他便是我的二哥。」

「明天是主日，許多城裏的和鄉裏的教友們，都到這裏來跪彌撒，你歇一天不行嗎？走了這麼些路程，應該歇歇，還有同你一塊來的人沒有？」

「還有我妹妹及她的兩個孩子。」

「我這裏有幾間閒房子，比店裏的房子乾淨，又不給你要房錢，你們住在這裏不好嗎？你妹妹在路西姑娘那裏有地方住。」神父說了這話，就教看門的先生來說：「你去到北店裏請那位劉太太

到我們堂裏來住。」

孟淑貞害怕，不願意來。看門的先生說：「同你一塊來的是你的什麼人？」

「是我哥哥。」

「哦！是你哥哥，你哥哥住神父那裏，你住店裏，相宜嗎？」

孟淑貞沒法子，也往堂裏去了，見了神父，她不敢說話，不抬頭看神父，孩子們藏到他後邊。

孟憲三說：「妹妹！這位神父認識我們的二哥，他是咱二哥的朋友。」孟淑貞這才敢給神父說話。孟憲三也給神父述說他夜間做的夢，爲此願意恭敬天主，神父看出來這是至明智至仁慈的天主

安排，教他們居家離散，受苦，是爲的教他們上正路上走。神父見那小孩子們儂啦，知道他們是遠路來的，得早睡覺，所以站起來領他們到睡覺的屋裏去，自己上堂裏去了。神父到了堂裏，跪在聖體樓裏隱藏着的天主耶穌台前，感謝他得了奉教的恩典，他思想自己得這個恩典，得多麼容易，別人多麼艱難。

到了早晨，一些教友們都到堂裏來盡跪彌撒的本分，離城八九里路的教友們也來啦，他們預備辦神工，領聖體，沒吃飯來的很少。到了九點鐘，看門的先生打鐘，喊人進堂。教友們先念早課，念完早課，神父講一篇道理：講的是吾主耶穌說的話：「在我家裏，有許多住處，我頭裏去給你們預備地方。」神父接續着又

講天主的全善，說：『天主造了世人，原是教世人升天堂，享永福。可惜！原祖犯罪，給世人遺留下一種罪過，沒法升天堂，非奉教不能救靈魂，升天堂，享永福；奉了教，還是不容易升天堂，非求天主幫助不可。天主雖然願意幫助，許多人偏不走正路，大家想一想！走的路是不是正路？是升天堂的路，是下地獄的路！我們最當緊的就是熱心求天主幫助，才能走回老家路。』

孟憲三聽了神父講這些道理，即恍然大悟，知道天主領他到南方去，的確是指示給他升天堂的路從那裏走。

神父做完彌撒，教友們去見神父，問好，也有給神父商量什麼事情，神父給他們都有兩句教訓的話。孟憲三在後邊站着，看見



神父與教友們真有父子之情，無論什麼樣的人，都相似一家人，孟憲三此刻很願意奉教，他求神父立時收他爲教友，神父教訓他說：『不行！一兩天即到你家，你到了家，跟着你父親學經言和要緊的道理，你自然就是個教友，暫且你可以多求天主的保護，誠心敬意的求天主說：『天主救我吧！天主可憐我吧！』』

離家越近，想家的心越切，孟憲三當天又起身走了。有一天，太陽快要落的時候，東山被夕陽照的像黃金鍍了似的，他們才到了久別的故鄉，孟谷村；他們到了莊頭間，孟憲三問：『那是孟昭祥的門啊？』過來一羣孩子把他們領到孟昭祥的門口，孟昭祥居家老少正吃着晚飯，那些孩子們闖到院裏，大聲喊着說：『外邊

有人找孟爺爺。」

孟昭祥問：「那裏的人啊？」

「誰曉得？他們問孟爺爺在那裏住。」一個孩子答。這個當兒孟憲三已經進院來了，見院裏站着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年人，猜思一準是他父親，遂即過去給他磕頭。孟昭祥乍見孟憲三，不敢認他。孟憲三磕罷頭，說：「哎呀我的父呀！」這句話，使孟昭祥認準是他幾十年渴想的孩子。孟淑貞不肯把她的孩子搬到街上，晚來了一會，也來到院裏了，孟昭祥問孟憲三：「這是誰啊？」

「她是我妹妹。」

孟昭祥一聽說他閨女也來啦，喜的不得了，孟憲三的大哥及他大

哥的孩子們，都來迎接他們。一個莊上，沒一家沒有一個人不喜歡的，都要看看長久沒見兄妹兩個，有的叫哥哥，有的叫弟弟。有的叫姐姐，有的叫妹妹。有的叫叔叔，有的叫大爺。有的叫姑娘，有的叫……都見過了以後，孟昭祥說：「往屋裏來吧！孩子們都過來。」孟昭祥有個客屋，他們到了客屋裏，洗完臉，都換上郭國寶送給他們的新衣裳，別人趕快給他們做一點飯，他們吃完飯，居家坐在當院裏，槐樹底下的凳子上，或蓆上，有些可問可說的事情，他兄妹兩個在南方二十年，一個在廟裏，一個在郭家，所經過的事情，都得說說：所見的，所聞的，所吃的，所穿的，都要問問。莊上的人們，都入了睡鄉。孟昭祥的居家，還

在一齊說話，誰也不說睏的慌。連孟淑貞的兩個孩子，也不嫌疲倦，同他爺爺熟啦，一會跑到他母親跟前，一會跑到他爺爺懷裏，教爺爺抱抱，把孟昭祥喜的，簡變成了小孩子的樣子，後來最小的孩子睏啦，孟昭祥說：『天不早啦，該睡覺去啦，我們念個晚課，到明天再說話吧。』

好幾天孟昭祥家不斷客，街坊隣居，親戚朋友，絡繹不絕的來看孟憲三及孟淑貞。酒杯不乾底，鍋底下不斷火，親朋們都很喜歡，最喜的就是孟昭祥，喜的他顯着小了十幾歲的年紀。他見人就說：『我感謝天主，天主接排的那麼好，先叫居家離散，現在又教我們居家團圓，天主真是全能的，從苦難中，會辦出這麼好的

事情來。」

過了幾天，孟憲三求他父親領着他上城裏去奉教領洗。孟昭祥已經聽孟憲三說過，他不信邪道理，不願意敬假神，有奉天主教的主意，也知道他夢中受老人的教訓，看過要理問答，跪過彌撒；並且知道孟淑貞也願意奉教，他心裏很喜歡說：「你們剛來到家，沒學會經言和道理，不能上城裏去，你們跟着我學會經言，學會道理，才能到城裏去領洗咧。」孟憲三和孟淑貞在郭國寶家上多年學，學經言道理很容易，不到一個月就學會啦。學會了經言道理，他父親領着他們上城裏求聖洗去了，孟憲三領洗的聖名叫若瑟，孟淑貞領洗的聖名叫瑪爾達。

孟若瑟是一種好靜的性質，好思想道理，領洗以後，更是那個樣子。孟若瑟想着給天主出力，可惜不知道怎樣能達到他的這種目的，爲此求他父親領着他去見他的修道的二哥，好同他商量這個事情，他父親順從了他的意見，起身到相距二百里的省裏去見孟若翰去了。

到了省裏的天主堂裏，看門的領他們客屋坐下，快給孟若翰說明他的父親和弟弟來看他，他雖是領過四品的，快跑到客屋裏來了；你想三年沒見的父親，二十年沒見的弟弟，還能不跑快一點，還能不十分喜歡嗎？聽說了弟弟的二十年歷史，及弟弟怎麼同妹妹回家來的，知道弟弟不當和尚，不敬邪神了，同妹妹一起奉了

天主教。孟若翰說：『可感謝天主吧！若瑟弟！你現在想幹什麼呢？』

『我種地外行，沒種過，買賣手藝都沒學過，我現在很願意給天主出力，我同咱父親到這裡來，就是爲的這個事情，要同你討論討論。我在路上住過天主堂，見過相幫神父的先生，我後來相幫你行不行啊？』孟若瑟說。

『喲！這個主意好極了！』孟若翰說：『可是得先上傳教學，後來跟着我，這個事情，得有主教的同意，才能辦到，此刻主教正在堂裡，我去問問教見不教見？』

孟若翰一問，教見，他們就去見主教，這位主教很謙恭，認識差

不離一總的教友們，教友們嘗父親孝敬他。他們見了主教，孟若翰給主教說：「我弟弟當了差不多二十年的和尚，奉了天主教，現在沒有什麼事業，主教願意用他嗎？他念過書，我盼望他先前怎麼熱心恭敬邪神，以後怎麼恭敬天主，給天主出力；他很願意修道，他修道還行不行啊？主教！」主教笑着說：「你弟弟的年紀過大了，學不會拉了話，修道是辦不到啦，我想入傳教學還行，盼望他後來當個好傳教的先生，您看好不好啊？」

「那可好極了，謝謝主教吧。」孟若翰說。

「那麼，你們去見管傳教學的神父，求他寫個上學的憑據。」主教這樣說，他們求了降福，就回去了。



孟若瑟雖然見過傳教先生，到沒澈底認識傳教先生有什麼本分，所以孟若翰給他說：『傳教先生是神父的耳目，神父派他管一兩個堂口，當神父的幫手，當立好表樣，領教友們走正路，主要的本分，就是教經，領經，講道理，總而言之，是神父很要緊的人，神父離了他不能傳教，你願意幹嗎？』

『願意幹？』孟若瑟心裏想着，既然主教准許他上傳教學，一準是天主的聖意，他最希望的，就是相帮他哥哥給天主出力，報奉教的恩典；他自己曉得真理，也願意教別人曉得，自己走正路，也願意領走錯路的走正路，爲此，他求他哥哥領他見管傳教學的神父。神父先問上過什麼學校，上了幾年，念過什麼書。神父問

過以後，說：『我先試一試你的聰明口才怎樣？』

孟憲三上學很用心，很守規矩，不懂得的道理，便求神父給他詳細解釋，不多時候，神父給孟若瑟的同學們說：『你們都可以效法孟若瑟的表樣。』

傳教學三年畢業，在這三年的期間，學道理，學自己講道理，另外學當好奉教的表樣。三年期滿，主教親自來考試，考上的畢業，主教發給他們准許傳教的憑據，以後纔能跟着一位神父去傳教。過了年，到了孟若翰聖神父的時候，主教行神品聖事的禮節，孟若瑟很留心看，因為當了十幾年的和尚，佛教和天主教的道理禮節都懂得。他自然而然的把這兩教來比較一下，這邊是天主立的

教，主教神父們講的道理，是天主默啟的，權柄是天主賦與的，他們行聖事，是發天主的聖寵，發赦罪救靈魂的恩典。那邊是印度國的菩薩立的教，道理是人想的，沒有什麼權柄，不能赦人的罪，救人的靈魂，雖然也勸人行善避惡，倒沒有法子幫助人實行。再一說，佛教的一些規矩，都是摩仿的天主教的規矩。孟憲三思想這些事情，滿心感謝天主給他開了眼光，找到正路。

孟若翰做頭台彌撒，孟若瑟輔祭，從他哥哥手裏初次領了聖體，說不清他兄弟兩個誰喜的厲害。

過了六個月，孟神父出了修道院，主教派他相幫一位老神父傳教。孟神父的弟弟若瑟，盼望當一個好表樣的先生，念書比先前更

熱心，書念的越多，越明白天主教的道理是從天主來的，因為天主的道理，合乎世界的公理，合乎人類的性質。造化人的同默啟道理的原是一個。還能有彼此相反的理嗎？孟若瑟想起當和尙的時候，受佛教道理的束綁，見了她妹妹，不敢明明的認她，更明白佛教道理的虛偽，更誠心感謝奉真教的恩典。

三年期滿，孟若瑟畢了業，領了傳教的憑據，跟着位神父去傳教，神父派給他的堂口，離神父遠，奉教還沒幾年。不多時教友們異口同音的稱讚孟若瑟的道理和表樣，連外教人也高看他，因為他教外教人去聽理道，有許多人求他給他們上名奉教，那些新奉教人，在親戚們當中又勸化了許多外莊上的人願意奉教，四五

個莊上有人想立堂口，孟若瑟稟明神父，並且求神父發先生幫助他，神父果然派了兩個老先生去。那地方雖是新奉教的足多數，倒很有恆心，教友光添不去，真有盼望。是天主的恩典不錯，到底也是孟若瑟的善表感化的。

神父給主教報告教務的時候，就報明孟若瑟開了五處新堂口。在這個當兒，主教正想在一個城市裏開教，正想找一個有才幹的傳教先生，主教得了神父的報告，知道孟若瑟在鄉裏傳教很好，便猜思是天主的意思教孟若瑟上那城裏去開教，主教給那位神父寫信說：在某城裏要緊開教，這個事情，我要託付孟若瑟去辦，我着他會在鄉裏開教，當然也會在城裏開教。神父接到主教的信，

很難過的說：『唉！怨我誇獎我的人，有什麼法子呢？』神父真是憂喜交集，喜的是孟若瑟高陞了，憂的是孟若瑟要走。神父把主教的意思告訴給孟若瑟，孟若瑟本來也不願意走，因為初次傳教的地方，是他最愛的地方，他不願意離開他所救的人。天主教最講究聽命，所以孟若瑟聽命，到城裏去見主教，求了主教的教訓及降福，就大着胆依靠天主的幫助，上那城裏去開教去啦。

開教很不容易！像開荒地似的那麼難，先得買帶房屋的宅基。天主教才傳入中國的時候，國家不准奉天主教，時候長了，沒法子，不能不順從天下的公理，奉教自由。後來中國與天主教立了條約，准許天主教的教士各處傳教，買房屋，買宅基，修教堂，

那時候，各省各縣差不多都設了教堂，教友也不少，就是孟若瑟開教的那個城裏，風氣未開，民衆的腦筋太舊，因爲主教是外國人，便疑惑他是一種文化侵略，說奉教人是賣國的人，所以一聽說孟若瑟要買宅基房屋，有許多紳士見縣長給縣長說：「我們不喜歡外國教，求縣長禁止民衆奉教。」

「這個事情，我不能允許大家，皇上許了，我能擋嗎？」縣長說。「求縣長禁止城裏的民衆賣給天主教宅基房屋也行。」紳士們說。我們中國已經與天主教立了條約，准許天主教的教士各處買宅基，修教堂，我不能不覆行條約，你們自己想法子，不教城裏的民衆賣給天主教宅基房屋，我不干涉你們。」縣長說了這話，紳士

們曉得了縣長的意思，於是乎買了幾個流氓，命他們在街上毀謗天主教，嚇唬城裏的民衆，使他們不敢賣給天主教宅基。誰不怕紳士們及街上的流氓呢？所以都不敢賣給天主教宅基。紳士們想着這個事情算完啦，天主教在這個城裏開不成啦。哼！帶房屋的宅基已經妥了，很合式，孟若瑟用的鄉裏的一個做買賣的教友出名買的宅基，宅主不怕賣給買賣人，做買賣的教友買妥以後，完全賣給了天主教，衆人知道，也擋不住，而且也不擋，也不能難爲賣給買賣人宅基的人。

還是城裏的人多，念書的人也不少，沒過多些時候，天天有人到孟若瑟那裏坐一會，有的人去閒談，想認識認識，有的人去解疑



領教。因爲孟若瑟很客氣，招待的他們很好，時候長啦，就有人很佩服孟若瑟，願意跟着他學道理，孟若瑟自從到了那個地方，誰到他那裏去，他就給誰說明天主教的意思，奉教的爲頭。因爲天主的道理，至真至誠，全符合人的心理，聽道理的，看道理書的，不能不佩服，尤其是因孟若瑟的言語行爲一致，令人欽佩，更有仁慈天主幫助，使他勸化了許多家奉教，孟若瑟很高興，稟明主教，請發神父。

神父來啦，孟若瑟因爲在這個地方開教用心過度，以致漸漸的消失了身體的健壯，鬧起病來，神父請求一位劉大夫給他看病，大夫品了脈，說：『沒別的病，用心過度，休養幾天就好啦。』劉

大夫臨走開了一個藥方，用了藥，孟若瑟果然病輕了許多。

劉大夫幾時從天主堂門口經過，他一準要到堂裏問問他的病好了沒好？好像有一種朋友之情。有一天，劉大夫給孟若瑟說：『孟先生！我聽你說話，早晚帶南方的土話，我是南方人，你在南方待過嗎？』

『我在南方待了差不離多半輩子。』孟若瑟說：『我小的時候，父親領我們兄妹四個上南方逃難，半路上我同妹妹得了病，不能行走，多虧十王廟的善家郭國寶收養我們，待我們同他自己的孩子一樣。』孟若瑟一提起十王廟的郭國寶來，劉大夫忽然站起來說：『我的老家也是十王廟，郭國寶我最認識，他是我的岳父，

我父親在十王廟開藥舖，我妻是郭國寶的義女，與你同姓，我們兩個是親戚嗎？」

「你記得你的太太有個哥哥沒有？」孟若瑟問。

「有個哥哥。」劉大夫答。

「她的哥哥做什麼事業？叫什麼名子啊？」

「她哥哥當和尚，名叫憲三。」

「憲三就是我，這可好極啦，你是我的妹夫，我的兩個外甥，你不知道多麼想你，他們若得了這個信，真能把他們喜壞了。」

「你妹妹還活着沒有？」

「現在在我家裏住着咧。」

『那麼我得快看看他們去。』

『依我的愚見，不如先給我父親一個信，教他給我妹妹慢慢的說有你的信啦，猛然的喜樂與人沒有什麼好處。』『這個辦法很妥當。』

孟若瑟同劉懷德立時各人寫了一封信，孟若瑟給他父親寫信說他妹夫現今在他開教的那個城裏看病，給他看好了病，說話說起南方的事情來啦，才知道他是妹夫。劉懷德給他妻子信說：『久想的妻！可得了你的信，知道你還在着，而且很想我，快要見你去。』遂即僱人把信送去了。

送信的走了以後，孟若瑟問：『懷德！你來到這個地方，怎麼早

不打聽打聽我妹妹呢？」劉懷德說：「我與你妹妹分離的那一天，聽說長毛子要進我們住的那個城，城裏的人紛紛向外逃走。我和你妹妹領着孩子也要逃出城去，及至走到城門底下，看城門的兵抓着我不讓我走，教我站在城牆上，唉！白廢！護不住，長毛子將到城下，就有人將城門開開了。長毛子進了城，問一總青年人是願意死，是願意跟着他們。沒法子，不願意捨了性命，便得跟着他們往北走。咳！真不得了！他們到處殺戮焚燒，我的家業全燒掉了，我跟着他們走到黃河流域的臨青縣，即遇見從北京發來的隊伍，長毛子不成隊伍，沒打過仗，一遇見皇上的隊伍，即望風而靡，各處逃竄。趁着他們亂七八糟的當兒，我便跑出來了。」

咳！同那些野蠻人一起害民，我整天煩的了不得。跑出來好些時候，沒找着謀生的道路，後來在這個城裏找到一個開藥舖的先生願意用我。我跟着那位先生看藥書。學會了醫術。當初我來到這個地方，立時打聽你妹妹同我的孩子們，並且幾時有上南方去的人，幾時上家捎信問我父親，我父親總沒有給我來信。有一次，我遇見一個軍人，是南方人，而且是我住的那個城裏的人。他說：聽人傳說孟淑貞跟着一個男人跑了。這句話我的確沒信，我知道你妹妹是個有節操的人，斷不會辦出這樣的事來，可是失了盼望，我想如若有了她，她一準找我，至今八年沒有音信，我以爲她是死啦！如今可好極了！我知道他還沒死，這真是夢想不到的事情！

有一天，一輛轎車住在天主堂門口，從轎車裏下來一位老年人，老年人問：「孟若瑟在堂裏嗎？」孟若瑟聽說有人找他，馬上到大門外邊去看，一看是他父親，即領他父親到屋裏去。到了屋裏，孟昭祥說：「若瑟！你給我去信，我已經收到了。知道你妹夫在這裏，我今天特來接他。」孟若瑟趕快給劉懷德送去一個信，不大一會，劉懷德即來到堂裏，頭一次給岳父見面。即跪下磕頭。孟昭祥離七十不遠，坐了幾天車，頗覺疲乏，歇了一天，同劉懷德回家去了。劉懷德雖然盼望快見他妻及孩子們，倒有一點恐懼的心情，怕他妻生氣。及至見了面，他妻不生氣，不疑惑，倒喜的了不得。孟淑貞奉了教，她知道教人喜歡的事情，都是從天主

來的，所以她滿心感謝天主的恩典，劉懷德在他岳父家裏住了好些時候，見岳父的居家老少那麼良善，又聽他岳父講的道理，他也跟着跪經去。

劉懷德全家四口，常住他岳父家，終久不是個法子，怎麼辦呢？劉懷德窮，怎麼謀生呢，孟昭祥想到一個法子，不願意閨女離他遠了，在比較大一點的鄰居莊上，當了一處帶房屋的宅子，給劉懷德本錢教他自己開藥舖。這個法子端的不錯，自己容易看閨女，外甥也容易走老娘家。

劉懷德乍到一個生地方開藥舖，醫術不甚馳名，買賣不好，不要緊，好在孟昭祥供濟他們柴米。後來因為劉懷德好本事，買賣就



興旺起來了。

孟昭祥到了七十歲，居家商量好了，慶賀他的生日，孟神父也來啦，孟若瑟也來啦，本莊的人，外莊的人，奉教的，外教的，都來慶賀他；先都在堂裏跪彌撒，感謝天主賞他一輩子的恩典，並求天主降福保護居家老少，彌撒中放了好幾千頭的火鞭。孟神父請來他弟弟當時回家路上遇見的那位神父講的天主十誡，第四誡「孝敬父母，好得高壽」。彌撒以後，居家老少二十多口，都去給孟昭祥磕頭慶賀他。孟昭祥在南方的時候，全家三口，如今可讚美感謝天主吧。

孟若瑟在家住了幾天，因為想他的教友們，不歡喜在家，就回堂

去了。到了堂裏，他的舊病復發，比先前病的更厲害，孟若瑟雖然病不輕，拿着勁還盡他的本分。後來孟若瑟病的非常厲害，主教寫信教他上總堂裏去養病，那裏有相宜伺候的人，又有好大夫。孟若瑟倒不樂意去，離不開他的教友們。這時候他勸過來的人不少，都像父親孝敬他。病越長，越不好，神父求主教派人來接孟若瑟，主教派了轎車來，孟若瑟才上總堂裏去了。

總堂伺候病人十分周到，孟若瑟覺着感恩不盡。有人問孟若瑟：「你怎樣？」他光說好，不要緊。孟若瑟一輩子好靜，現在爲照顧他的靈魂，更想自己在屋裏。病越重，受病苦越大，孟若瑟雖然受很大的病苦，倒很有忍耐。主教及神父們去看他，見他那麼順

從天主的聖意，都稱讚他的德行。

過了沒多些時候，孟若瑟的病實在不得了啦，就善領臨終聖事。他父親哥哥們都來看他，他見他們悲哀難過，隨安慰他們說：

『幸虧我奉了真教，認識了天主及天堂門戶，不久我去見天主，再不久我們在天堂見面，永遠再不離開。』孟若瑟生前好安靜，找真理，找正路，死了可得到了永遠的安靜，可到了真老家。天主堂的林上，有了孟若瑟的墳墓，他的肉身，在那裡等着復活，等着同靈魂，同一總的近人及教友們一齊升天堂去。



季瑪爾谷致命



## 季瑪爾谷致命

古人云：『先難而後獲』，俗話說：『不受苦中苦，難得甜上甜。』從這裡看起來，凡願意名垂簡策，或死後得永遠的福樂，那麼，就得有堅持到底的志向，百折不撓的精神，忍受千辛萬苦，才有盼望，請看聖教會致命的教友，就是一個很顯明的證據。我們中國，聖教會已經有很多致命的，元朝，明朝，清朝，都出了好多，惟清朝光緒二十六年，義和團作亂的時候，致命的教友最多，光直隸東南區，就有二千零二十九名。山西，河南兩省，致命的也不少。這些致命教友，都有爲恭敬天主，抱着堅持到底的志向，百折不撓的精神，甘心受死，不肯聖教。季瑪爾谷就是這個樣

子致的命。

季瑪爾谷是直隸冀州葉莊頭的一個老奉教的，二百年以前，他高祖在北平城裡奉的教，他胞兄方濟各當神父，在千八百七十三年死了。瑪爾谷是一個熱心教友，總不缺早晚課。瑪爾谷的家庭教育很好，教訓的兒女，對於救靈魂的事業，都非常認真。後來瑪爾谷爲求一個善終天天念痛苦玫瑰經三十三段天主經，往下看看，就知道瑪爾谷沒有白求。瑪爾谷是個有學問的人，很明白道理，好看天主實義，及萬物真原……等書，上海聖教會印書館印的聖心月報，他從頭至尾講給他全家老幼聽。瑪爾谷當本村五十名教友小堂口的會長，每日親自打鐘，領經，神父下會，親伺候神



父，聖堂若有損壞的地方，自己修補。瑪爾谷學過醫道，會治內外兩料，在本村開了一個小藥舖，行了好些神形哀矜，因此，四鄉裏的人，沒有不認識他的，沒有不高看他的。

清道光二十六年，義和團滅聖教會，各處燒聖堂，殺教友，勢甚猖獗。瑪爾谷得到這種消息，心裏想着這是致命的好機會，因信德的關係，並不畏懼，拿定一個任死不背教的主意，在這個當兒，各城市，各村莊，都有了義和團，天天晚飯後，一些年富力強的人，都集佛堂，差不多都是從山東過來的教師，教給他們一些邪法，怎麼喝佛，怎麼念咒，怎麼打仗不怕槍礮。當時冀州有個達官，姓商名貴，是最煩惡天主教的，所以他請來一些義和團，

在城裏設立一個總會。噯喲！了不得了！一時謠言四起，奉教人聽得這些謠言，實在害怕，有好多教友，逃到親戚家避難。

瑪爾谷算很有膽子，他有膽子的原因，有下列的三條：（一）他覺着沒犯法。（二）因看病交往了些紳士，指望他們保護。（三）他常求致命的恩典，眼看大工就要成就，所以他說：『吾主耶穌受難以前，沒藏躲，我也不藏躲。』爲此全家老幼仍在葉莊頭。瑪爾谷有個貪財的隣居，姓李，兄弟兩個，一個叫李保德，一個叫李老七，如同愛財的如大斯，負賣耶穌似的，賣了瑪爾谷。瑪爾谷曾治好李保德的很利害的病，救過他的命，所以瑪爾谷想着李保德一準保護他，那料這個姓李的愛財如命，見財忘義，離

葉莊頭不遠，有個馮家莊，馮家莊有個奉教的陳太太，因為害怕領着他的小孫女，拿着一百塊錢，逃到瑪爾谷家避難。李保德兄弟兩個，看着奉教人遭了難，是千載難遇發財的好機會，於是李老七暗暗的進城到義和團總會報告，說：『葉莊頭有奉教的，請衆位趕快抓來送官。』這種事情本來是義和團最歡迎的，並不用李老七多費言語，陽歷七月初八日，瑪爾谷在街上聽人傳說：『義和團明天要來葉莊頭抓奉教的。』瑪爾谷雖然得到這種消息，還是不害怕，晚上仍然領着全家老幼，在場裏念晚課，念完了，瑪爾谷站在全家老幼跟前，大聲說道：『我們快有升天堂的好機會了！無論如何，不能背教！』第二天，天剛明的時候，有好些義

和團往葉莊頭來，有人給瑪爾谷送信，瑪爾谷得了這個信，心裏想着說：「這許是天主允了我的所求，致命的機會來到了，瑪爾谷又一轉想說：『哎呀！我也不能冒投危險啊！他遂就領着全家老幼，到李保德家暫爲躲避。瑪爾谷救過李保德的命，他想李保德又不奉教，能夠保他無事。哼！想的大錯而特錯，跑到老虎口裏去了！義和團一進葉莊頭，李保德向瑪爾谷說：『我這裏不能保奉教人的險，我沒有那種勢力，季先生！你可以到別人家躲避！』瑪爾谷聽李保德說這樣的話，心裏很驚訝，可是一句抱怨的話也沒說，大着膽，昂昂而然的往大街上去，全家老幼在後邊跟着。及至到了大街上，正撞見那些如狼似虎的義和團，哎呀！真

能活活的嚇死人了！

瑪爾谷在頭裏，後邊是他勇敢的大兒媳婦，聖名瑪爾大（不多時被殺在大街上）領着三個孩子：一個聖名巴爾巴拉，十一歲，一個聖名瑪利亞，九歲，一個聖名方濟各，六歲。再往後就是伯多祿同他的妻子兒女，伯多祿的妻，懷裏抱着三歲的小若瑟，還領着九歲的男孩，七歲的女孩，最後邊是馮家莊的陳太太，聖名瑪大利納同他的七歲的孫女，聖名也叫瑪大利納。李老七領着義和團，正拚着瑪爾谷的全家大小，李老七向義和團的人說：『這就是奉洋教的。』義和團裏的人一聽，就去抓他們，小巴爾巴拉嚇的就跑，有一個拿大刀的要殺他，嚇的大哭起來，他娘過去

護他，求那人鬆手，因那個人不鬆手，他娘就使大勁要奪回他的孩子來，忽然又過來一個拿大刀的，從後邊把瑪爾谷的頭砍下來！衆人一見殺死人啦，也有生氣的，也有害怕的，就把其餘的奉教人，一律捆起來，教他們上一輛大車上，車上掛着瑪爾谷的頭，就起身向城裏走了，李保德到了瑪爾谷家，找出瑪爾谷及陳太太的銀圓來，這是他賣恩人的代價。

到了晌午，一百多義和團，有的持長槍，有的提大刀，圍着車大聲喊叫，說多些輕慢聖教的話，好像唱得勝歌似的，進了冀州城裏的人都出來看，好像戲園裏散了戲的一般，擁擁擠擠的跟着大車，一直跟到衙門前邊，大車住在大堂前，這時候不教他們下

車，得等義和團的教師，報告了縣長，請示辦法。

義和團的教師名叫盧老仁，盧老仁心裏想着，殺了一個奉教的，縣長不但不能見怪，而且還得准許我們殺車上的那些奉教的。盧老仁見了縣長，說：『葉莊頭的奉教的，被我們殺了一個，其餘完全帶來，現在大堂前邊，請縣長下令，准我們都把他們殺了，就完啦。』縣長說：『好好過了堂再說吧！』盧老仁見罷縣長，出了衙門，那些惡人問他說：『縣長怎麼吩咐的？』盧老仁對他們說：『我求縣長准許我們都把他們殺了，縣長說：「過罷堂再說。」』衆人亂說：『殺了就完啦，還過什麼堂呢？』

吾主耶穌當時在般雀比辣多跟前，沒有一個相幫說好話的，瑪爾

谷還算不錯，有一些朋友在縣長跟前，說他的好處，想救出他來。  
·瑪爾谷的朋友，有十幾位，在城裏邀了好些紳士和買賣人，約有二百餘人，一齊進衙門，求縣長放開瑪爾谷及他全家老小；紳士們見了縣長，說：『瑪爾谷雖是個奉教的，但是他的醫道很好，在葉莊頭開了一個小藥舖，辦了很多的慈善事業，救了很多人的性命，求縣長施恩，保全他的一家老幼的活命。』紳士見罷縣長，出了衙門，走到瑪爾谷車前，向瑪爾谷說：『季先生不用害怕！我們都是專爲救你來的，已經見了縣長，閣下暫且委曲一時間吧。』瑪爾谷說：『謝謝，謝謝，深感，深感。』瑪爾谷很願意下車謝謝他們，無奈被人捆的很緊，不能動彈。好在巴爾巴拉比



較捆的鬆些，所以瑪爾谷命他與衆人作謝。巴爾巴拉帶着滿臉淚痕，走下車來，端端正正的望衆人拜謝，許多看的人，可憐這些如棉羊似的奉教人，個個喪心難過。紳士們知道，救瑪爾谷惟一的法子，就是教瑪爾谷背教。紳士們曉得瑪爾谷是至死不變的，不敢給瑪爾谷說，用小聲勸伯多祿背教，瑪爾谷有點耳聾，看見紳士們給伯多祿說話，疑惑他們是勸伯多祿背教，就瞪眼看伯多祿，伯多祿不知怎麼樣辦好，就問他父親說：『爹怎麼樣好呢？』瑪爾谷說：『兒啦！千萬別背教！你看天堂門已經給我們開開了！寧死可不能背教！』伯多祿一聽這話，有了勇敢，給紳士們說：『既然我父親不背教，那麼，我也不能背教。』

義和團的教師，勸縣長殺瑪爾谷全家老幼，紳士們求縣長放瑪爾谷全家老幼，在這個當兒，縣長非常作難，與般雀比拉多害的同樣的病，作的同樣的難，若斷瑪爾谷死罪，對不起紳士，若放了瑪爾谷，對不起義和團，後來縣長想了一個法子，向紳士們說：

「你們敢保瑪爾谷是良民，本縣長也很相信你們的話，可惜瑪爾谷是一個奉外國教的，你們都知道，老太太禁止這種教門，你們可以勸瑪爾谷背教，他的一家大小，若明明的說不奉教啦，我立時就放開他們，紳士們聽縣長說了這些話，喜喜歡歡的走出衙門，來到車前，勸瑪爾谷說：『季先生！要想救你全家的性命，除非背……』瑪爾谷不等紳士們說完，即搶口說：『衆位先生們想

法子救我，我是最承情最感激不過的，先生們願意救我，可以想別的法子，要是教我背教，那是辦不到的事情。」瑪爾谷說的很結實簡直沒有挽回的餘地。有一個朋友小聲給瑪爾谷說：「你暫且背教，平安了以後再奉教不行嗎？」瑪爾谷說：「不行，一小會也不許。」那個朋友又說：「你粧着背教吧。」瑪爾谷說：「我還能粧着不認得親父母嗎？」這時候天氣很熱，車上沒搗着的那些小孩子，都脫了褂子，脖子上掛的聖牌，人人都能看見；瑪爾谷和伯多祿，及那兩個太太衣裳外邊，都帶着聖衣。紳士們說：「你們不能背教，把你們脖子上掛的那些東西給我們也行。」紳士們想着把那些東西，交給縣長，當他們背教的憑據。瑪爾谷看

破紳士們的意思，向紳士們說：『義和團可以隨便殺我們，就是不給他們聖物，他們能殺我們的肉身，不能殺我們的靈魂。』那些外教人，聽見這話，說：『這個老頭子說的是什麼話？』也有笑話瑪爾谷說他太糊塗的，也有生瑪爾谷的氣說他太執謬的，也有稱讚瑪爾谷的忠心的。衆人中有一位孫先生，從頭至尾，親眼見過，他後來證明這些事情。

義和團的教師，見瑪爾谷不背教，又去報告縣長，說瑪爾谷怎麼執謬，怎麼不背教，大犯王法。紳士們也沒法子堵他們嘴。縣長命分縣孫儲學，過瑪爾谷的堂，孫分縣也沒坐堂，就站大堂前邊台階上，差人將瑪爾谷帶來，瑪爾谷跪在地下，孫分縣向瑪爾谷

說：『縣長很願意保護你，你若背教，這就放你回家。』瑪爾谷說：『我們奉教已經二百餘年，實在沒法違背。』分縣只得稟明縣長。這時候，因瑪爾谷不在車上，紳士們幾次引誘兩個太太背教，兼義和團有幾個等急了的人，使槍假粧要殺車上的小孩子，當娘的見了這種光景，嚇的簡直不知道怎麼好了，所以他們小聲說了背教的話。（這話若教瑪爾谷聽見，氣死他了。）有個代書房老慈，幾次勸他們背教；縣長也一再的打發人勸他們背教。後來縣長親自出來，勸瑪爾谷說：『我奉上諭，抄殺外國教，我施恩於你，你該快快的背教，免受刀下之苦。』瑪爾谷舉起兩手，大聲說道：『我家祖傳九世，遵奉聖教，爲此，永遠不能背教。』

瑪爾谷自己定了自己的死罪。縣長回了衙門，寫了判決，將判決同一把大刀，交給了孫分縣衙門裏算完了事啦。

孫分縣將縣長寫的判決，大聲給衆人聽，判決上寫着：「因季瑪爾谷同他居家人等，甘奉洋教，不願回心，背教從正，本縣長商把他們交給義和團，隨意懲罰。我們看商縣長的這種辦法，真是般雀比拉多的徒弟，一樣的辦法，當時般雀拉比多，沒法親定耶穌的死罪，也是把耶穌交給惡人，隨意懲罰。瑪爾谷的朋友，及各紳士們，看着沒有辦法，大失所望，各自回家去了。這時候，義和團喜歡的很，教瑪爾谷仍然坐在車上，那些拿槍刀的人，圍着大車，教師盧老仁，在頭裡騎着馬，馬前邊，有人抗着一面

紅旗，旗上寫着『救清滅洋』四個大字，很多看的人，男男女女，擁擁擠擠的跟着車往西門外殺場裡去了。

瑪爾谷及全家老幼，坐在車上，老遠望見西門上的邪神廟，邪神廟，感動他們依靠天主的心情，他們懇求聖母，誠心祈禱。瑪爾谷忽然唱起歌來，外教人很稀罕似的說：『這是唱的麼！是戲嗎？』有人答應說：『別作聲！聽聽吧！他們大概是念天主教的經哩。』快要死的人，誦經唱歌，哀慟的聲音，在所不免，許多看的人，聽了這種哀慟的歌聲，個個嘆息不止。跟着看的，淨些外教人，不知道奉教人唱的是什麼？聽人傳說：『瑪爾谷唱一句，其餘那些奉教的接着唱爲我等祈。』大約是唱的聖母禱文。車離

西門越近，他們唱的越有勁，真如同打了勝仗的軍隊，唱得勝歌據證明這事的孫先生說，他們唱歌，停了兩次，頭一次，因為六歲的小方濟各，在他爺爺傍邊坐着，問他爺爺說：「爺爺！他們送咱到那裡去啊？」真和當時小依撒各問他父親亞巴郎一樣。瑪爾谷手向上指兩眼望天，對方濟各說：「孫子！這就好啦！我們回老家享福去！」凡在跟前聽見這句話的人，沒有不動心難受的，瑪爾谷接着又唱起歌來。第二次，因為有慈善的外教人，可憐那兩個小子，要求義和團把小方濟各及小若瑟給他們養活，後來當自己的孩子，義和團若不願意，他們情願花幾塊錢，義和團一準願意把兩個小孩子給他們，瑪爾谷心裡含糊，恐怕這兩個孩子，



後來跟外教人敬邪神，辦異端，得罪天主，害了靈魂，瑪爾谷給義和團說：『我的孩子，同我一樣奉教，當然同我一樣受死！』說完這話，又唱起歌來，唱着歌出了西門。

到了教場都下了車，瑪爾谷求義和團先殺太太們及小孩子，未了再殺他，他的意思是願意堅固全家老幼的信德，教他們在頭裡先進了天堂，以後他再進去，恐怕他先走了，太太孩子們再下了地獄。

瑪爾谷大聲提醒全家老幼說：『孩子們！不要害怕，天堂門已經給我們開了，吾主耶穌在天堂門裏邊站着，等着請我們進去，晚一會我們都在一齊，永遠享福。』義和團持掄刀，亂殺亂砍，瑪

爾谷又大聲喊說：『你們都合上眼，晚一會再睜開，就會看見天堂裡的永光。』李不坤先生說：『天堂二字，常聽見他們說。』忽有一個義和團的人，手持長槍，帶着很凶惡的樣子，大聲向巴拉說：『你快背教！』巴拉，用兩手搗着臉，伏在地下，被那人一槍刺透心窩，小若瑟被人開了膛，義和團到了瑪爾谷跟前，瑪爾谷有個姓鄭的朋友，這時候正在那裏勸瑪爾谷背教，瑪爾谷並不給他說話，用手推開那人，帶着笑迷迷的模樣，低着头，被人一刀，把頭砍掉，自始自終，沒說一句背教的話，如果說一句背教的話，就能救全家的性命，男女老幼，共計十二個致命的，他們一齊升了天堂。房代書因爲有公事，沒在跟前，他一辦

完公事，馬上就到殺場裡去看；他說他遇見好些人，從殺場裡回來，都是紅着臉，低着頭，沒有一個說話的，城裡的買賣人，好幾天不開門。殺了奉教人，衙役們馬馬虎虎的挖坑將他們埋了。後來房代書自己拿錢僱人，挖了三個坑子，按家把死屍埋在三個坟墓裡。十二個致命的屍首，在這個地方等着復活，巴黎傳教會的神父們，求教化皇把中國二千四百一十八位致命的教友，成列品的聖人。教皇列善人的品爲聖人，常等他們死了幾十年以後，若天主光榮他們，顯了聖跡，這個聖跡，及他們修的德行，立的功勞，都得有切實的據憑，要緊得有親眼見過的人作證。等教皇列品季瑪爾谷爲聖人，到那時候，我們把這些屍首放祭台上當聖

罰，就能恭敬他們爲聖人，我如今該求他們爲我們轉求天主，也賞我們那麼結實的信德，那麼恆久的望德，那麼熱切的愛德

152

11/1 B

604-90

7

7-9.

